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存標子建參閱

楊太史奏疏

疏　楊名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用舍修建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

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以草茅之見、謄為狂妄之說、塵瀆　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乏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疎謬、乃重煩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旣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寔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于見聞、寔不容已者、況承嚴命之下、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仁也

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殛、謹以
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爲　皇上明言之、臣惟
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人之尤
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愼重其任、不肯
輕予、今乃屬任于鋐、豈不以鋐爲賢于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
不已、皆曰此地非鋐所宜處也、蓋以鋐之爲人、心行
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于逢迎、心秪期于報復、向總
憲臺、累遭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羣言、臣恐失今不處

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外臣
工、用舍盡謬、則其爲害、可勝言哉、此鋐之不當用也、
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奸回、立心險詐、阿奉權貴、叨受
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
爲險人也。　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
槩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撿飭、肆意猖狂、使爲
臣子者、朝夕觀效、皆如勛之爲人、豈得無可慮乎、此
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昭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爲清要

非心行純白資深望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世輔係玄故）乃使陳道瀛金贊仁輩庸惡道流（道流濫厠名爵）充任其秩臣每覲其聲音容貌卽極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　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愚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　皇上（忠指議禮諸君子耶）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辭

紕繆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
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
之餘愍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
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于廢
棄老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爲言者尚未蒙慨然
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節荷嘉納
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槪人心矣但下該部已
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覬望不能悉力將順縱
有陳焉不過虛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

以為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 聖心之偏于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為之間。如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並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采聽。于內府修建醮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已。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節復率其徒

侶持其播樂，敢于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爲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播威、賣緣債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臣民祝願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擬以爲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亦謂何哉。凡此或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蓋欲　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

純一，即弗中和，是故慎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至煩明諭，臣罪安可逃矣，

楊侍御奏疏

疏　　楊爵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用舍修建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于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

此致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妄士風民俗于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焉以爲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于國恩有未報至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略舉目前之所見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爲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負

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爲安以害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積弊而至于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恩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

不亦甚乎。其不幾于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爲樂邪、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蹤跡、豈能逃乎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遏之于漸。則朝廷優禮

一為虞覽武定之言亦有体

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爲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

中湅餓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于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龍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嗌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壓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

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于亡國、願陛下以爲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人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遑、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耋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

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惻悃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缺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

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
聞 聖躬調頤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
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雝雝肅肅來自萬里
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以慰快
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
未得瞻于咫尺 天顏之下以抑有孚顒若之敬臣
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
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
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

今異言異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紱賞及于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于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此所指者陶仲文也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怪之徒、輕之若芥、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厦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

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　聖躬之福耶甚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于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　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

禍來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爲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强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葢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賛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尼稱其改過不吝從

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爲一偏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

數者關于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國家崇顯禮遇之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行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强而眉壽永于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逃遁其爲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

端在此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唐昌世興公
許清徽价夫參閱

許恭襄公邊鎮論

論

許論

九邊總論

九邊總論

疏形勢審要害究利病通變達務明見萬里之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

皐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鎭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鎭（廢時安邊大槩如此）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鎭專命文武大臣鎭守提督之又山西鎭巡統取偏頭三關陝西鎭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鎭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鎭嘉靖初設總督于偏頭聯屬山西諸鎭又設（遼東不受內遏恐聯屬爲無益番重專制之害）總督于薊州聯屬遼東鎭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營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相犄角

後棄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仍得逾河。而偏頭關遼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因操習之弊實生按伏之）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奸同咎則在撫臣不在將帥也）帥假按伏以為奸。攻守無策。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

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毋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之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積漸之餘。一時勢難盡革。惟督率耕牧最爲切務也）乃可爲也。其治蠻夷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爲之聯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狼兵。罷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死。兵（撫用微湖侗有弱不均之痛也）不毒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鄙晏然矣。

宣府論

宣府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枕河賽峯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

置極其周密忠武乃今之北邊良將也

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絕。然勢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見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恭葺。重

浮圖峪挿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柴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叅將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郭琛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況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靜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于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于後以備一時叅考云。守

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厫僅存厇礫場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歇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缺壞乃至此極頼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此法終不可）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内者

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門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于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廪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餧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

此議邊長慮也惜能言之未必能行之

謂宜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于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

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補償難善安能始終如一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薊州鎮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元君。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　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

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 貢二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朶顔大寧福餘三衛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峰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

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瓔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脇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

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寔此其单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閑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

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戶避居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壩則漲水易潰，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凝水落，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人 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游擊，甚為紕謬矣，游擊之設，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况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

十里不為費員且掣肘矣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游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在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令關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為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在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並募土著之兵

設險修關、嚴烽堠、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寧夏鎮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寇平固、則犯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暨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

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窺犯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衆之寇豈人謀地利未有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為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為二門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將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則解嚴蓋套北濱河冰泮可渡者冰泮後則不復能由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數幾不必賴冰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遁逃放肆盡知我內地虛實此

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典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并凉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寧夏前爲通衢趙英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

虜若反南備河此則西路倚山者亦患矣

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絶，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滋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時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麾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

愈近，而民利益者益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過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寧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大同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

初設大同府分封　代王外分東西中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况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繞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廷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

以為正紀綱，嚴法令。令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

世宗時武中衣最繼擾抗下令

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事，則是處文錦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恐又有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為天下回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為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游兵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三邊既復，宜寧等縣弃地亦漸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叢在鎮城兩腋間，定為東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

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同先襄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欵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耶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喪耗弊在各城擠死此在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關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

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殆無虛日。尤為難守。今防
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
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己巳之變
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
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沾無益。若改戍三關
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豁。此不惟邊防
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
給士卒。備軍吏。無所不至。廣遂斥堠。就水草頓止。人
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致匈奴畏避。今之邊臣有

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獎殺逃撫之時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尅恤酬遺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誠驕悍之罰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古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綫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

遼左地廣饒沃可成一省會

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窃發頗多

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
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
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
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
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
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
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遂進據
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
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

亦有識者爲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華馬市之姦欺糾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擾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榆林鎮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爲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

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堙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況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有額內支

給折色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

（九鎮以延綏兵精強）

善戰虜所素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大將軍駐魚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兩三日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可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已壞飛輓之

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愚又以為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

（榆林最齊固非陝河套）（不可）（以晉）（秉轉給亦一策也）

年。千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備芻。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挪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於內帑。至則糧價正踴。錙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方。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過據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

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屬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鎭爲最焉。第鎭城遼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大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急在舊

糧。他非所計也。

甘肅鎮　　甘肅

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為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為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番通路、宋為西夏所據。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咎客

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陜巴爲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陜巴復立至于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入據哈密遺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邀近

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先等、賷幣二千、直造虜廷講和、更許增幣、取囘金印、虎仙等未囘、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行便宜之術、舍趙克國、吾未可見矣

甘肅論　　甘肅

河西地勢犢遣雜于故險今日守禦方畧須做趙充國留兵屯田之策斯善矣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鎭羌

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
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
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
與前四郡皆隸。
甘肅
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客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
荒服之地雖難守
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
明得遽棄之
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
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
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
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

難況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界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屢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兵詐虛喝設恐難以震

（宋人不思雖云違衆爲損武大體非徒無益且）

動試言今日可復爲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

（學問矣）

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

強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果餌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況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

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聞為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皆綏四也參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以上二辨四當復似得中之論恢復之叙可自思矣可復宜復不宜復圖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于亦不剌者迤北逋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為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茲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為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吞噬漸不可長若采其內附乃因其勢而利導之斯為安邊之善術收海上之虜羈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

倒死刺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
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
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
處河岷何如邪列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為干城得
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令河西屯田徹矣二千里內計
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
難也腹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戶益耗食益
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
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克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

有不妨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

兵農相濟之說甚有補然夫屬於事也此議可云

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

老武長應

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宜大事體稍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祭一官專駐蘭

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于其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勵莊浪。而另設叅將易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勤數百紙。（西僧遞入中國賜授百端如大寶法王一輩竟乎內家而出）許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勅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于塞而求通。傷于困而思起。今日之其肅。豈一事耶。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

巳。

固原論　固原

固原在寧夏之南、雖云近番、朔漠之地、然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南可以顧甘涼、是以過來總督參遊恐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

狀洲于北若〇鎮遲運籌〇兵中參遊分兵會〇各鎮折衝

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

于外虜莊衝〇宜耕偷無塊余陝〇亦可自恃以無〇恐失

蘭四衛隷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

弘治十五年〇添設秋總制〇三邊築內邊一〇條、自饒陽

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

界、起、西、平、徐、斌、水、三、百、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〇

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

兒兪止長六百〇里至今子二八〇月各修築〇之屹然焉〇

修築又在所緩益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

關中重鎮區畫精十八年以總制移鎮花馬池於

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

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關第與恭襄若合符節

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

也

山後之處踏冰馳蹂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

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

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

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勞擾不爲之

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

批驗舊在固原邇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

王璦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制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恊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能言之體推盡變存乎其人耳

三邊四鎮圖序

夫陝西迤邐三邊而建列鎮以守之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曰固原是以鎮東由黃甫川以至於定邊營一千二百里定邊營乃西接寧夏花馬池由花馬池以至於橫城三百二十里橫城亦寧夏之堡而達諸

黃甫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邊墻外悉爲河套矣套長幾二千里橫自墻距河遠者八九百里及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除惟黃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冰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水涸故胡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舉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馳而蹂躪焉害斯延矣又每年遣零騎三四千或六七千伏林逐草佳牧不絕也是以套中之虜無歲無之自橫城渡河而西是爲鎮城由鎮城之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

里。是在黃河之外。賀蘭山紆徐而遶之山之後虜時住牧警虜至焉又由鎮城渡河而東則入靈州以至於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以至于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蘭州又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是又皆在黃河之內往往套中之虜狹由花馬池潰墻而入山後之虜冬由靖虜衛踏氷而入則臨鞏涼慶諸郡縣皆驛騷矣由蘭州渡河西由莊浪以至于甘州鎮城一千二百里又至于肅州嘉峪關六百里共一千八百里又皆在黃河之

外西海剌剌山江零口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回夷。西寧莊浪華咂章咂等族有番落。然則酒泉洮疊之間，環而居者，孰非犬羊之穴乎。況山後之處，凸蘆塘松山而入者，又數數然也。是故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鎮一千二百里，甘肅鎮一千八百里，共五千六百里，邈乎遐矣。古之言兵者曰地利，曰地機。又曰知戰之地者，可千里而會戰。先是四鎮有圖可閱也，但緣邊地勢本長亘，而括之以方相聯，而乃析之。是以觀者或病爾。此因軍督戰，出入塞域，即其所至、

而按堵之所未至者則詢於將官什五乃總衍為圖疆埸比次延袤不絕凡營堡疏密斥堠遠近城塹高深山谷險易道路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具載庶幾籌邊君子按敘形勢申固封守有所考焉且俾元戎甲士於是乎揣山川沮澤之形計險阨遠近之利就通掛交隘之機或晝地而屯守或處高而待敵或塞隘而遏突或衝隙而破圍或倍道而輒戰或馳間而掩擊或迂途而至誘或夾阜而張奇或依谷而設伏凡所以

據險峻防審勢計勝以阨彼虜之吭笞其背斷其右臂而制其命者晳然而不迷矣禮職方氏掌圖辨物周其利害况邊服利害而可不知乎此圖之不可已也